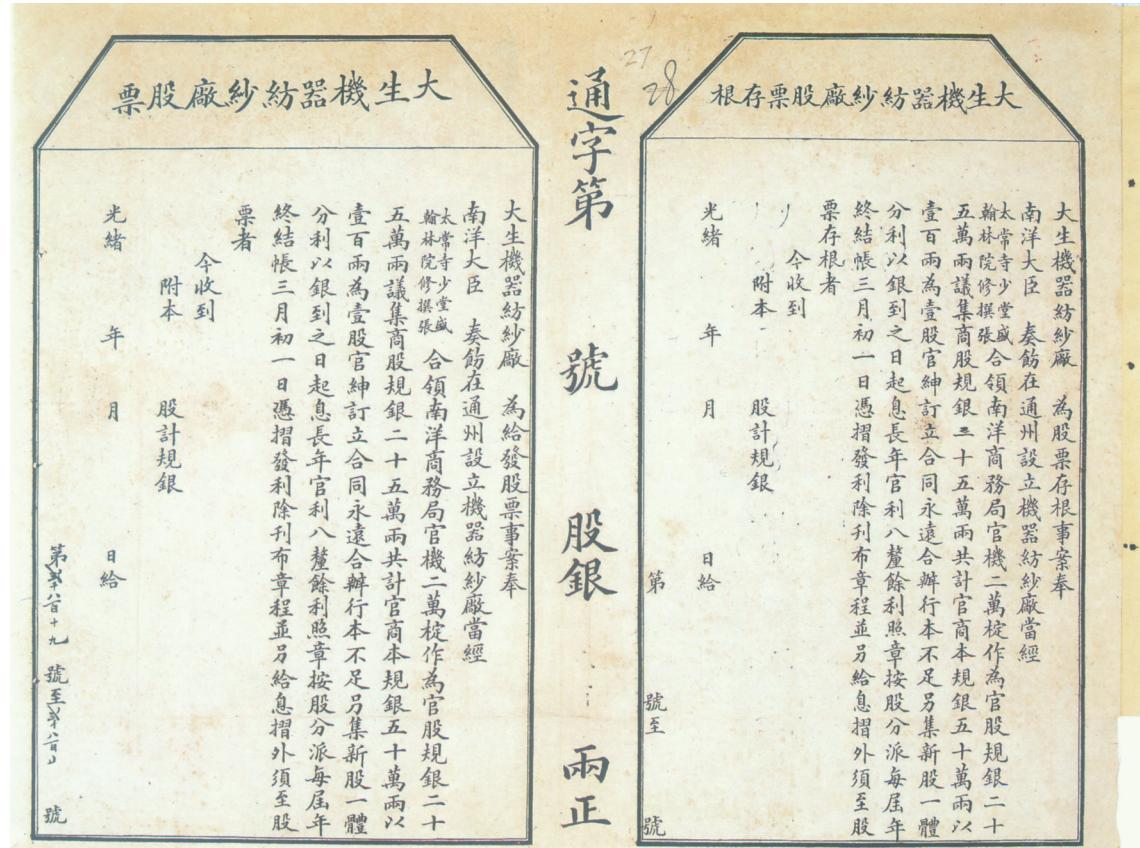


# 我所亲历的大生档案申报亚太记忆

□朱江

2022年11月26日11点半左右,评委投票结果出炉,代表中国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与“贵州省水书文献”双双入选。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发行的股票及存根,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2022年11月26日,在韩国安东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笔者全程参与了申报工作,为人生能有这样的机缘感到幸运,其间也体会到过程的艰辛,更为申报成功而欣慰和自豪,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这辈子能够通过申报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贡献,值得。

申报工作是在去年4月份展开的,因为疫情崇川区静态管理,居家办公的我在4月11日下午接到市档案局孙处长的电话。根据孙处长提供的电话,我与江苏省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的相关同志取得联系,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2023年度《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工作开始启动,提交提名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15日,国家档案局作为中国负责世界记忆项目的主管部门,根据《世界记忆项目总方针》的有关规定,研究决定把“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作为本轮提名申报的候选项目。

4月15日,国家档案局办公室以档办函〔2022〕93号发文江苏省档案局,文

件通知:请贵单位根据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流程》的有关要求,组织专家做好《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表》的文本准备工作。

请于2022年5月20日前将申报文本(中英文)通过电子邮件报送我局,我局将组织专家对文本进行审核,最终确定提名项目。

任务来得比较突然,时间很紧,当然难度也非常大。当时中国列入亚太记忆名录的一共才12件,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作为一个档案人,深深体会到其意义,也更深深体味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涵义。“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早在2002年就被国家档案局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后南通市档案馆一直在争取更进一步,笔者也曾与分管领导专程到国家档案局向有关领导汇报。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留存下来的珍贵文献众多,从中脱颖而出,获得两年一次每次两个的推荐机会,实属不易。后来才得知,当时国家档案局遴选了三个项目作为候选,其他两个项目是贵州水书和徽州文书,最终将推荐给这两个项目。

其中的两个项目申报。

申报工作总体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获悉消息到6月15日,申报文本的起草和报送。第二阶段则是接受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咨询和实地查阅档案,准备申报陈述。第三阶段是11月24日至26日,在线上参加安东会议,接受评委评议和表决。

申报文本的起草是整个申报工作的起点,能否精练地提炼出档案的实质,是成败的关键。申报表分文献遗产项目名称、概述、申报者联系方式、权力声明、法律信息、申报的文献遗产的详细情况、真实性和完整性、主要标准:地域意义、地域意义;比较标准、独特性或稀有性、性别、重要性说明、风险评估、保护和利用管理计划、咨询相关方、支持申报的其他信息等15个方面,其中除了少量是基础信息外,大部分都需要在全面深入掌握档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研读和概括。

申报书的填报采取馆内外力量结合的方式。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笔者就想邀清华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田彤教授作为申报顾问,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陈海兵馆长的支持。事实证明,田教授领衔的顾问团队不负众望,为申报工作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5月20日下午,笔者把申报文本的中文版发给国家档案局交流合作司,之后根据国家档案局的意见进行了几次修改。23日下午近5点,交流合作司李副司长打来电话,告知可以英译申报文本了,这意味着“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有了申报亚太记忆的资格。放下电话,内心无比欣喜之下,笔者右

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把办公室的小胡吓了一跳。申报工作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也不轻松。亚太记忆委员会的评委提出的问题,角度不同寻常,比如Andrew Henderson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张謇作为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他是那个年代最成功的企业家呢,还是仅仅是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回答评委的提问,我们除了充分听取田彤教授的意见,还广泛咨询了市内外相关学者的意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答案。

其间还接待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川畠晓绘查阅档案。创办初期的大生纱厂与日资企业有不少经济上的联系,因此档案涉及日本,日本方面希望能够通过查阅档案确认。7月24日,川畠晓绘领馆的中籍秘书俞珊珊前来,在一个工作日内查阅了相关档案。9月30日,川畠晓绘给笔者发来微信,告知日本方面已经撤回异议。

终于到了安东会议召开的时候,由于疫情没法到韩国的现场,只能通过ZOOM网上与会。11月24日,在国家档案局的支持和帮助下,下午3点至4点,我们与组委会进行视频连线测试,以确保顺利参会。26日上午,在南通市档案馆二楼会议室,陈海兵馆长和笔者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与安东会议。在申报展示环节,“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第12个亮相,5分钟的申报片得到主持人的赞誉。11点半左右,评委投票结果出炉,代表中国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与“贵州省水书文献”双双入选。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历史人物

任期间遭到两次廷杖,险些送命。

崔桐一生中也留下不少轶事。明代嘉靖年间,有一媳妇的公公病故了,她在婆家戴上“三连冠”并披麻戴孝奔回娘家送信。娘家两老认为自己身体还挺硬朗,是触他们的“霉头”,所以把女儿拒之门外,并扬言要断绝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有人去问正在家为母守孝的崔桐。崔桐听后笑道:“你应该知道,披麻戴孝出门,这是大人死后才有此大孝。但你也应该知道,里外父母是一样的。这样回家不是待错娘家父母吗?他们承受不了,当然会赶你回去。现在你脱去孝服用青布包好,再回娘家告知公公已故需戴‘父孝’,要求家中父母理解,特来‘讨孝’请同意准戴。”该媳妇依崔桐之言再次到娘家,果然得到谅解,并泡

了热糖茶款待。女儿临走时,还给了两条裤料(含女婿一条)作为“回礼”。以后,不管是女儿或媳妇哪一方的父母(或公婆)去世,都按规矩回家向父母或公婆“讨孝”,形成了通东地区特有的习俗。

再说得罪两个“皇上”的故事。那是在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皇帝要到南方巡游取乐。崔桐与状元舒芬等人联合谏阻。正德帝龙颜大怒,勒令他们跪在午门外五天五夜。期满后每人再打三十大板,剥夺“官俸”半年。当时崔桐被打得半死,被抬到翰林院里,掌院官怕受牵连,竟要叫人抬出去。崔桐说:“我在这里供职,死也要死在这里。”掌院官也无法可说。

嘉靖皇帝即位,替崔桐等人平了反,以“諫諫南巡”有功加俸一级。但崔桐仍然秉性不改。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要

以皇帝的礼制追封他的生父。崔桐与舒芬等跪哭力争。此举触犯了皇帝,把他们拿下大牢,受廷杖三十大板,夺俸三个月。后虽然崔桐官升翰林院侍读,却始终不为当权者所喜欢,先是担任湖广参政,后左迁提学副使,又转任福建参政,遂降为浙江阜台副使。在浙江任上,奉命审讯“百万富翁”王一貫的案子。此人买通当朝宰相的路子,派员向崔桐说情,并以四千两银子贿赂他。崔桐不为所动,秉公办案。

崔桐历事两朝,在任三十余年,忠介廉静,不苟荣禄,在事必尽其诚。他一生著述甚丰,还修撰过嘉靖《海门县志》,其《海门迁县记》一文为我们留下了海门县治迁徙的第一手资料。他记载了海门县早期的沉没史,并把这些史事刻在了石碑上,虽然石碑已沉入大海,但碑文却流传了下来。

## 史海回眸

近年来,“天价彩礼”、婚宴风庆大操大办、婚礼恶俗闹剧等频频出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多地积极开展相关改革。其实,关于婚俗改革民国时期也曾提倡,只是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80多年前如皋县徐家湾村在这方面就曾做过有益的尝试。

1928年,如皋东乡徐家湾(今属东陈镇)人徐绳祖在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西语系毕业后回家闲居。他思想开明,热心公益,能接近贫苦农民,受到时任县长章骏的赏识。经过积极筹划,购置设备,他于1934年夏秋在徐家祠堂成立如皋县徐湾农民教育馆,牌子就挂在大门口,又在东首

100多米的地方新建4个教室,设立徐湾农民夜校,招聘教职员10多人。徐绳祖既为教育馆馆长,亦为夜校校长。丛子云为教务主任兼管秘书工作,王锡贵管庶务。在办馆近4年的时间里,当时的如皋县县长章骏、张渊扬,教育局局长汪特璋多次实地调研考察。该馆确实为乡村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一是设有图书馆、娱乐室、体育场,为农民农闲时提供了看书及活动场所。二是开办“农民夜校”,让贫雇农走进识字班,学文化知识。三是开展农艺活动,提倡科学种植养殖。四是举办社会公益事业。五是倡导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

在倡导婚俗改革方面,徐湾农民教育馆做了下列工作:一是举办集体婚礼。1936年元旦,经徐绳祖多次耐心做工作,动员了4对新人在元旦之日(传统的婚期都在春节期间)于农民教育馆举行集体婚礼。这在当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集体婚礼简单、朴素,参加人员有新人的父母、公亲族长等,徐绳祖作词与证婚词,新人父母、公亲族长见证,既简单又庄重。二是向社会发出倡导书,倡导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如皋传统的结婚礼仪分为婚前礼、亲迎礼、婚后礼三个部分。婚前礼主要有问名、纳吉、纳采、纳征、请期等程序。亲迎礼有求亲、迎娶、携妆、上轿、下轿、拜堂、入洞房、撒帐、合卺等程

序。在求亲前还得做好待嫁、铺床、饽饽、沐浴的准备。婚后礼主要有开脸、看朝、祭祖宗、行礼、回门、会亲等程序。每道程序都要花费不少的费用,尤以“迎娶”前后花费特别巨大。迎娶时,男家发花轿到女家迎亲,普通家庭是二人抬的花轿,殷实小康之家讲究排场,为四人抬花轿。婚后礼中的回门程序,新娘、新郎都要坐花轿,花费可想而知。“农民教育馆”向社会发出倡议,要求改花轿迎亲为独轮车迎亲。还要求全社会共同抵制高额彩礼,抵制婚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1938年3月如皋沦陷后,农民教育馆也停止了活动,一个小村庄的婚俗改革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 殷芝龄为父祝寿碗

□徐继康

无意间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一对碗,民国的,粉彩,一位长眉老人倚石而坐,一旁春兰、灵芝,炉烟袅袅,还有两只白鹤曼妙而舞。就是那时流行的祝寿碗,东西一眼开门,且真精新,可我极少买此类物件,看了几眼,正准备划走,突然发现碗背面有“殷芝龄”三个字,二话不说,问价,掏钱,立即买下。

殷芝龄是如东栟茶人,不折不扣的皋东乡贤,但家乡人却很少知晓他。他家的故事很传奇,父亲殷长余为了谋生,到上海靠拉黄包车糊口,一次拉了一洋行人,下车后,遗一皮包于车上,他久候不去,终使物归原主,洋人感其诚,出资助其开办汽车行,并资助他儿子芝兰、芝芳上学,直至留学美国。芝兰就是殷芝龄,他也真是争气,一口气拿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与硕士,后又到纽约大学拿了哲学教育学的博士。他是约翰·杜威的学生。

1923年,他在旧金山参加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议后回国,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及上海商科大学教授,不久兼任南方大学教务长,参与创办了光华大学与国民大学。1927年,他任私立匡村初级中学校长,凭着过硬实力,把一所乡村学校打造成“享誉苏南,闻名京沪”的现代名校。除了教育,他还是一位极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驱逐江亢虎、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发起组织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改组中华职业社、筹备工商储蓄会、创设中国安步企业公司、施救苏北通如等地流行恶性疟疾等等,他都积极参与。他被通缉,向国民政府抗议,为了救国事业四处奔走。他被公推为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主席,还曾参选“国大代表”。

殷芝龄与章太炎、蔡元培、鲁迅、黄炎培、张伯苓、陈望道、徐志摩、郑振铎、张大千等人多有交往,让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在迎接人群中可见他的身影,他是组委会的三位委员之一。

常言说,好人有好报,殷长余资产丰厚,除了汽车行,又在上海开设了西海戏院。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眼前更满意呢?遂号“足斋”。他回到栟茶,与泥瓦匠、木匠谈笑如故,出资修建了三座大桥,并拟筹建“足斋”中学,此事已向如皋县府备案,奈因日寇侵扰而未果。1940年3月,他八十寿辰,殷芝龄特地到建华瓷业公司订制了祝寿碗,碗上那白鹤以及满地的春兰灵芝象征着儿子满堂。三年后,殷足斋在沪寓寿终正寝,上海《申报》刊以讣告。

时光流淌,浮世多忙,许多人与许多故事早已远去,唯有眼前这对小碗倒是灿烂如新,它不言不语,用最平常的姿态抵抗时间的消磨。每当你端详它时,那些隐入时间深处的人和事,就会慢慢浮现。



## 家乡的打靶台

□程太和

海安东乡原李堡区境内有3座打靶台,分别是角斜打靶台、李堡打靶台、丁所打靶台。打靶台都是泥土堆积而成。角斜打靶台堆积时间最早,李堡打靶台堆积于1974年初春,丁所打靶台于1975年冬建成。现在角斜打靶台作为海安民兵打靶训练之地仍在使用,李堡打靶台于上世纪80年代挖土铲平,丁所打靶台成了当地农民种植庄稼的土丘。

角斜打靶台位于角斜老街西北首北凌河南岸,曾是角斜镇的地标建筑。上世纪60年代,角斜民兵本着“劳武结合”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原则,采取“三多三少”(即农闲多训,农忙少训;雨天多训,晴天少训;多分散训,少集中训)、“三集中三分散”(即骨干集中训,民兵分散训;重点课目集中训,一般课目分散训;普通兵分散训)和抓紧“两个空隙”(即春玉米播种后到棉花播种前的间隙,后季稻栽完后到割稻拾棉花的空隙)的办法,坚持正常训练。天奎民兵营女炮班纪律严格,训练刻苦,前边牛粪成堆,行进不避开,场地积水半尺,训练照样进行。角西的男重机枪班,五虎的男侦察排等也都严格训练,成为民兵团的训练标兵。1965年1月,省军区组织民兵比武,角斜天奎民兵营女炮班进行简易射击,班长曹莲凤取得对任意目标三发三中的优异成绩,被誉为“神炮手”,获得嘉奖。角斜打靶台建成后,角斜民兵的打靶训练都在打靶台进行。打靶台南坡缓北陡。上世纪80年代,原位于角斜王墩村的烈士陵园亦迁入打靶台附近,打靶台更具有了庄严感。现在,打靶台西首不远处就是角斜红旗民兵团团史陈列馆。打靶台成为海安市民兵打靶训练之地。

李堡打靶台位于李堡老街东南首丁堡河东岸杨庄村境内。打靶台呈南北条子状,东坡缓西坡陡,西坡紧靠丁堡河。1974年春节后,李堡公社民工利用丁堡河疏浚泥土堆积而成。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打靶台东边有条南北向的机耕路,路东边是一片高粱地。当年打靶,射击靶子就插在土堆的半腰,一般在200米左右的地方有成排的民兵或站式或跪式或卧式进行打靶训练。打靶射击后,子弹头一般都钻进了后面的土堆中,以免流弹飞出伤人而造成危险。平时打靶台闲着的时候,则成了孩子们打闹玩耍的天堂,大家聚在一起,玩老鹰抓小鸡游戏,演游击队捉汉奸剧情,还有的钻到附近的高粱地捉迷藏。挑猪草的小孩子到了黑天才发现篮子里没几根草,于是捡几根小树枝衬在篮子下面,上面覆盖一层猪草,以显得篮子里的草装满了,然后大摇大摆回家。如此几次,终究被父母发现,免不了一顿打骂。上世纪80年代,李堡镇在打靶台附近搞基建,挖土铲平了靶台。现在还记得李堡打靶台的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

丁所打靶台,南依栟茶运河,东临丁所中心河,在栟茶运河与中心河交汇处的西北角,西距丁所老集镇约2华里,是1975年丁所公社民工利用挖中心河运出的泥土堆积而成。当年,丁所公社开挖中心河,搞了两大工程,一是在中心河西侧建了打靶台;二是在中心河东侧建了烈士公墓。丁所公社民兵训练打靶一般安排在正月初六到正月二十之间,那段时间,也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到打靶台看热闹、看民兵打靶的孩子特别多。现在丁所的打靶台还在,只是随着乡镇合并以及民兵训练方式的转变,没人再到打靶台打靶了。春天,从栟茶河南岸向北望去,打靶台是那样的生机盎然,整个土堆上长满了各种开着花的农作物,有油菜、蚕豆、豌豆,还有蒲公英、车前草、野生枸杞树。春风吹过,它们噌噌地生长着,油菜花开得最为随意,开得整个打靶台到处都是。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当年的打靶台也算得上美丽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